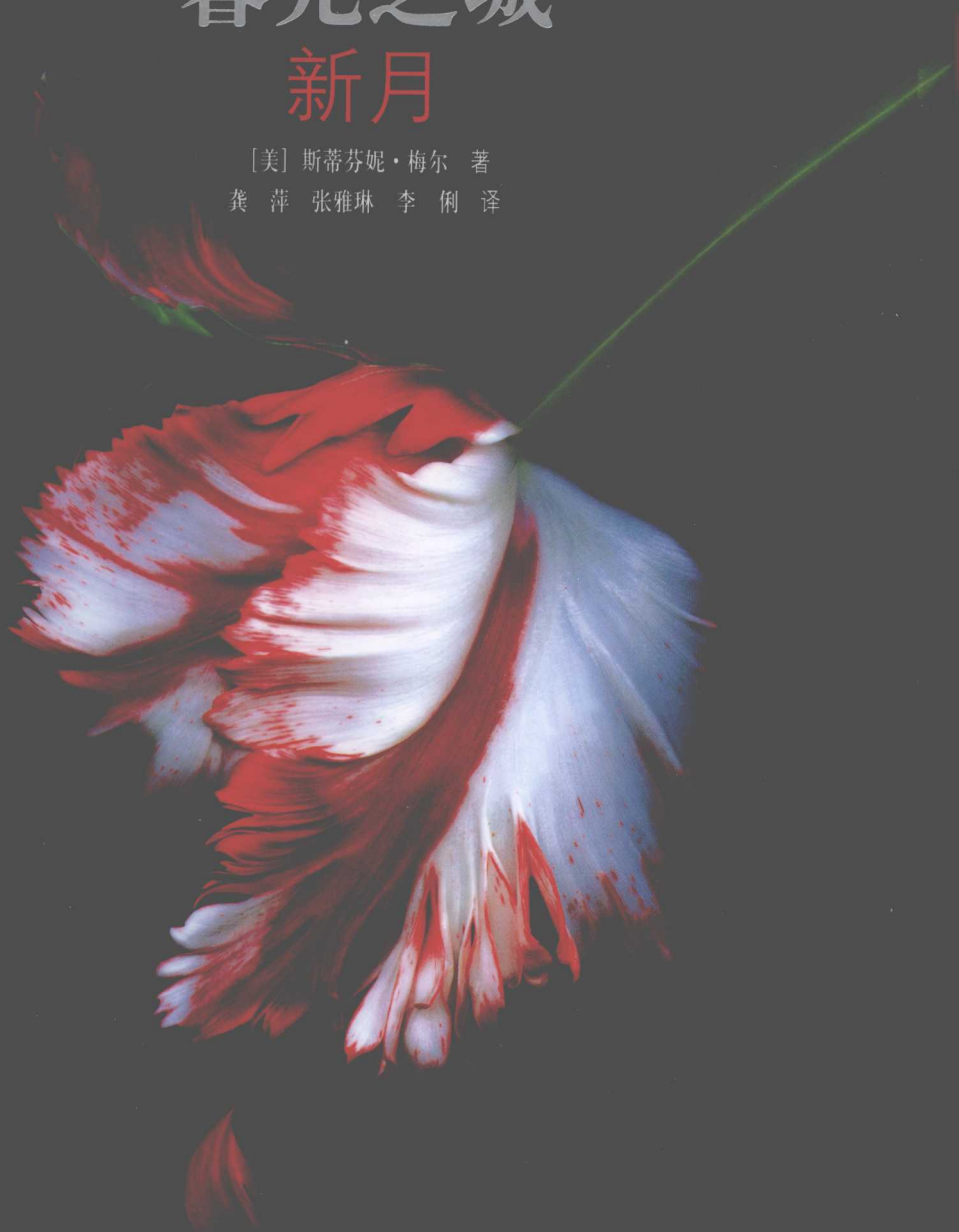


twilight
暮光之城
新月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张雅琳 李 俐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twilight
暮光之城

XINYUE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张雅琳 李 俐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9-180

Text copyright © 2006 by Stephenie Mey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月/(美)梅尔著;龚萍,张雅琳,李俐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9.10

(暮光之城)

书名原文: New Moon

ISBN 978-7-5448-0987-0

I.新… II.①梅…②龚…③张…④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2920号

总策划: 白冰 黄俭 黄集伟 郭树坤

责任编辑: 陈邕 周锦

美术编辑: 卢强 责任校对: 李佳庆 责任监印: 刘签

版权联络: 钱俊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
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
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六景

CONTENTS

目 录



序幕	1
派对	2
缝针	24
结束	41
醒来	72
背叛者	93
朋友	106
重复	123
肾上腺素	140
三人约会	156
草地	173
信徒	191
闯入者	209
凶手	224



家人	240
气压	254
帕里斯	268
访客	282
葬礼	298
厌恶	313
沃特拉城	325
宣判	337
逃亡	352
真相	362
投票	378
尾声	397
青春的璀璨，人性的美好	408

序 幕

我觉得自己就像身陷在那种可怕的噩梦中，你不得不停地奔跑，直到你的肺都快爆裂开来，但是你还是没法让自己跑得更快些。当我从冷漠无情的人群中挤过去的时候，我的双腿好像跑得越来越慢，但是巨大的钟楼上的指针却一点儿也没慢下来。在决不罢休、漠不关心的力量驱使下，它们残酷无情地朝着终点——朝着一切事物的终点转动。

但这绝不是梦，并且，它也不像梦魇，我不是在为我自己的生命奔跑；我要抢在终点之前挽救极其珍贵的东西。我自己的生命此刻已经毫无意义了。

爱丽丝曾经说过，我们两个死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要是她没困在灿烂的阳光里的话，结果恐怕会大不一样，但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跑过这明亮拥挤的广场。

而我却无法跑得更快。

因此，尽管我们被外界极其危险的敌人所包围，对我而言却已经无关紧要了。钟楼上的钟在整点响了起来，钟声在我缓慢移动着的脚底下振动，此时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不过，想到附近有嗜血的东西，我仍开心不已。由于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

钟声又响了起来，太阳从天空正中央照射下来，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派 对

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确定我是在做梦。

我之所以如此确信的理由是：第一，我正站在一束明亮的阳光下——那种令人目眩的、明净的太阳从未照耀在我终年烟雨的新家乡——华盛顿州的福克斯镇上；第二，我正注视着我的奶奶玛丽，她至今去世已经有六年多了，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我是在做梦。

奶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她的脸庞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她的皮肤柔软而松弛，形成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小细纹，轻轻地依附在骨骼上；她像一个干瘪的杏，只不过她头上还顶着一团蓬松浓密的白发，像云朵一样盘旋在她的周围，飘浮在空中。

我们的嘴唇——她的嘴巴干瘪，嘴角布满褶皱——就在同一时间伸展开，露出同样惊讶的半个笑容。显而易见，她也没料到会见到我。

我正准备问她问题，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她在我的梦里做什么？她过去六年过得怎么样？爷爷还好吗？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找到彼此了吗？——但是，她在我开口的时候也张开了嘴巴，所以我停了下来，让她先说。奶奶也停顿了一下，接着，我们俩都有些尴尬，笑了起来。

“贝拉！”

不是奶奶在叫我，我们俩都转过身来看着加入我们两个人小团聚的那个人。我没必要看就知道是谁，不管在哪里我都能听出这个声音——那么熟悉，无论是清醒，还是睡梦中……我敢打赌，就算我死了，我都能感知、回应它的存在。这个声音是我宁愿穿越火海都要寻





找到的——或者，不那么夸张地说，它是我宁愿每天跋涉在寒冷无尽的雨中都要寻找到的。

爱德华。

尽管我看到他的时候总会兴奋不已——有意或无意地——即使我几乎肯定我正在做梦，但当爱德华穿过耀眼的阳光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惊慌失措。

我惊慌失措是因为奶奶不知道我和一个吸血鬼相爱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那么，一束束光辉灿烂的光柱散落成千万颗彩虹般的光珠，遍布爱德华的皮肤，使他看起来像是由水晶或钻石做成的一样，我该如何解释呢？

好吧，奶奶，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男朋友闪闪发光。他在阳光下就会这样，别担心……

他正在做什么？他住在福克斯这个世界上最多雨的地方的全部原因就是——他能够在白天外出，同时又不会暴露他家族的秘密。然而，爱德华现在正优雅地向我信步走来——他天使般的脸庞上挂着最美丽的微笑——仿佛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一样。

就在那一刻，我希望我没有被排除在他神秘的天赋之外，我原先一直很庆幸他唯独不能看透我的心思，但是现在我希望他也能听懂我的想法，这样的话他就能听见我脑海里尖声喊出的警告。

我大惊失色地朝身后瞥了一眼奶奶，但一切都太迟了，奶奶正好转过身来瞪大眼睛盯着我，她的双眼和我的一样警觉。

爱德华——仍然带着如此美丽的微笑，我的心仿佛要从胸口膨胀迸裂出来一样——他伸出手臂抱住我的肩膀，转过身来面向奶奶。

奶奶的表情令我惊讶不已。她看起来毫不恐惧，相反，她怯懦地盯着我，仿佛在等待责备一样。而且她站立的姿势也很奇怪——一只手笨拙地抬了起来，向外伸出去，接着环绕着空气弯曲起来，就像她的胳膊环抱着某个我看不见，某个隐形的人一样……

正当画面逐渐变大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围绕着我奶奶的巨大的镀金镜框。我想不通，于是抬起那只没有搂着爱德华的腰的手臂，伸出



手想要触摸她。奶奶一模一样地模仿着我的动作，简直就像从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一样。但是就在我们的手指头应该相触的地方，我却只感觉到冷冰冰的玻璃……

我头晕眼花，梦突然变成了梦魇。

那根本不是奶奶。

那是我，镜子里的我。我——年老色衰，满脸皱纹，神情枯槁。

爱德华站在我的身边，镜子中也没有他的映像，他如此可爱，永远保持着十七岁的模样。

他把冰冷完美的嘴唇贴近我消瘦的脸颊。

“生日快乐。”他呢喃道。

我猛地醒了过来——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大口地喘着气。又是一个多云的早晨，熟悉的昏暗的灰色光线取代了梦中令人目眩的阳光。

只不过是个梦而已，我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个梦。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在这时，闹钟冷不丁地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闹钟钟面角落里的小日历显示今天是九月十三日。

尽管不过是个梦而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预示着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就要正式地步入十八岁了。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在整整一个完美的夏天里——我曾度过的最快乐的夏天，那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曾经度过的最快乐的夏天，当然，那也是奥林匹克半岛历史上最多雨的夏天——这个令人沮丧的日子却秘密地潜伏着，等待着迸发出来。

而现在它突然袭来，比我恐惧的情况还要糟糕。我能感受到这一点——我变老了。虽然每天我都在变老，但是这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更糟糕，而且是可以数字计算的。我十八岁了。

而爱德华永远都不会变老。

我刷牙的时候几乎惊讶地看见镜子中的脸庞并没有改变。我紧盯着镜子中的自己，在象牙般的皮肤上寻找即将到来的皱纹的蛛丝马迹。不过，我脸上唯一的褶皱是在额头上，虽然我知道，如果我能够



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话，它们就会消失不见，但我做不到。我的眉毛纠缠在一起，在焦虑的深褐色眼睛上方形成一道线。

这不过是个梦而已，我再次提醒自己。只不过是个梦……但也是我最糟糕的噩梦。

我没吃早餐，就急匆匆地想尽可能快地跑出家门。但我没能完全避开爸爸，因此不得不花几分钟时间假装高兴。看到那些我让他不要买的礼物，我认真地努力露出兴奋的表情，但是每次我不得不笑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就要开始哭一样。

在开车到学校去的路上，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奶奶的幻影——尽管我不会把它当成自己——但是却很难把它从脑海中驱逐出去。除了绝望我毫无感觉，直到当我把车开到福克斯高中后面熟悉的停车场，发现爱德华仿佛一尊美神大理石雕像——那位被遗忘了的异教神——一动不动地靠在他的闪亮的银色沃尔沃上。我的梦对他不公平。就像往常一样，他现在正在那儿等我呢。

绝望暂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奇迹。即使在我与他交往半年之后，我仍然不敢相信我配得上如此这般的幸运。

他的妹妹爱丽丝站在他身边，也在等我。

当然，爱德华和爱丽丝并没有血缘关系（在福克斯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卡伦家族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由卡莱尔·卡伦医生和他的妻子埃斯梅领养回来的，他们两个人太年轻了，不可能有十几岁大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皮肤如出一辙的苍白与朦胧，双眸也闪烁着同样奇异的金色光芒，淤青般的阴影笼罩着深深的眼窝。爱丽丝的脸庞像爱德华的一样，美丽得令人惊叹。在知悉内情的人心中——就像我这样的知情人一样——他们的相似之处正是他们真实身份的标记。

我看到爱丽丝在那里等我——她黄褐色的眼眸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手中握着一个银色包装的小方盒——看见她手里的东西我就皱了皱眉头。我告诉过她我什么也不要，无论是什么，我的生日不需要礼物，甚至不需要别人的注意。显而易见，此刻他们完全无视我的愿望。



我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的雪佛兰^①53型货车的门——一阵灰尘轻轻地飘落到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我向他们等我的地方缓步走去。爱丽丝蹦蹦跳跳地向我跑来，她的脸庞在长长的直发下熠熠生辉，像小精灵一样。

“生日快乐，贝拉！”

“嘘！”我一边示意让她小点儿声音，一边看了看停车场周围，确定没有人听见她说的话。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次黑色事件而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

她无视我。爱德华还在原地等待，我们朝他走过去的时候，爱丽丝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想现在还是晚些时候打开礼物？”

“不要礼物！”我咕哝着抗议道。

她终于好像弄明白了我在想什么，说道：“好吧……那晚些时候再打开看看吧。你喜欢你妈妈送给你的剪贴簿吗？还有查理送给你的照相机，你喜欢吗？”

我叹了口气，她当然会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爱德华并不是他们家族唯一有特异功能的人。我的父母他们一旦决定要给我买什么，爱丽丝就能“看见”他们正在计划的事情。

“是啊，棒极了！”

“我认为那个主意不错。你只有一次当高年级学生的机会，不妨把你的经历存档起来。”

“你当过多少次高年级学生了？”

“那不一样。”

此时我们来到爱德华等我们的地方，他伸出手来牵住我的手。我急不可待地握住他的手，暂时遗忘了忧郁的情绪。他的皮肤和平常一样光滑、坚硬，也很冰冷。他轻轻地挤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望向他那

① 雪佛兰 (Chevrolet)：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汽车品牌。雪佛兰汽车公司是在1911年由一个瑞士人创建的，当时其产量排世界第六。公司于1918年推出首辆雪佛兰货车，也就是这一年雪佛兰公司被通用公司购并，但它的销量已超过所有其他美国品牌，其供货品种多种多样，备受美国民众的喜爱，曾一度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歌曲之中。贝拉的雪佛兰53型货车可谓年代久远。（本书注释如未特别标明，皆为译者注。）

明亮的黄褐色双眸，心脏一阵紧缩，心头一紧。爱德华听见我不平静的心跳之后又微笑了起来。

他抬起那只闲着的手，用冰冷的指尖轻轻地在我的嘴唇周围滑动，他说：“那么，和我们讨论的一样，你不允许我祝你生日快乐，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这样。”我从来都没办法模仿他的遣词造句，那么完美，那么流畅，那么正式。那是只有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才学得会的措辞。

“只是确定一下，”他用手理了理凌乱的铜色头发，说道，“你可能改变主意了。大多数人都好像喜欢过生日、接受礼物这样的事情。”

爱丽丝大声笑了起来，她的声音清脆而动听，就像风铃在风中发出阵阵响声一样，“你当然喜欢的，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对你友好，让你，贝拉。还能发生什么最糟糕的事情吗？”她反问道。

“变老啊。”我还是回答了她的问題，但我的声音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坚定。

站在我身边的爱德华咧着嘴巴笑了起来。

“十八岁并不老呀，”爱丽丝说，“女人们不是直到要过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才会感到难过吗？”

“可我比爱德华老一些啊。”我喃喃自语道。

爱德华叹了口气。

“就技术层面上而言，”她说道，语调还是那么轻松，“不过大了一岁而已。”

而我觉得……如果我对我想要的未来有把握的话，如果我将与爱德华、爱丽丝还有卡伦家族的人永远在一起的话（最好不要变成一个满脸皱纹、身材娇小的老妇人）……那么不论是大一两岁，还是小一两岁，我都不会如此介怀。但是爱德华完全反对任何让我发生改变的计划，任何让我与他一样的未来——也让我永生。

那是死路一条，他是这样说的。

老实说，我无法真正地理解爱德华的意思。死亡有什么了不起？做吸血鬼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至少卡伦家族的人看起来



一点儿也不可怕。

“你几点钟到我们家？”爱丽丝继续问道，她改变了话题。看她的表情，她想要做的事就是我一直希望逃避的。

“我并没想过要去你们家呢。”

“哦，公平些，贝拉！”她抱怨道，“你不是真的打算那样扫我们的兴吧？”

“我以为我的生日应该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过的。”

“放学后我会从查理家把她接过来。”爱德华告诉她，他根本无视我的话。

“我得打工。”我抗议道。

“实际上，你不用去了，”爱丽丝得意地对我说，“我已经跟牛顿夫人说过了，她给你换了班。她还让我转告你‘生日快乐’。”

“可我——我还是不能过来，”我结结巴巴地说，搜肠刮肚地想找个借口，“我，噢，我还没有看英语课上要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①呢。”

爱丽丝哼了一声：“你都快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背下来了。”

“但是贝尔蒂先生说过我们要看表演的戏剧才能完全欣赏它——那才是莎士比亚想要的演绎方式。”

爱德华转了转眼睛。

“你已经看过电影了。”爱丽丝责备道。

①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英文原名为The Most Excellent and Lamentabl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简写为Romeo and Juliet，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因其知名度而常被误称为莎翁四大悲剧（实为《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及《哈姆雷特》）之一。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悲剧故事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创，而是改编自阿瑟·布卢克（Arthur Broke）1562年的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Romeus and Juliet）。本剧曾被多次改编成歌剧、交响曲、芭蕾舞剧、电影及电视作品。法国作曲家古诺曾将此剧谱写为歌剧，著名的音乐剧《西区故事》亦改编自本剧。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则为该剧编写芭蕾舞乐曲，均获得大众的喜爱。而1996年电影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好莱坞艺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及克莱尔·黛恩丝主演，于1997年柏林影展获得多个奖项。

“但不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版的。贝尔蒂先生说过那才是最好的。”

最后，爱丽丝再也无法得意地笑了，她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事儿要么很简单，要么很难，贝拉，非此即彼……”

爱德华打断她的威胁，宽慰道：“爱丽丝，放松点儿。要是贝拉想要看电影的话，那么就让她看吧，这是她的生日。”

“就是啊！”我补充道。

“我七点左右带她过来，”他继续说道，“这样你们会有更多时间准备。”

爱丽丝大笑着手插话道：“听起来不错。晚上见，贝拉！今晚肯定很有意思，你会发现的。”她露齿一笑——这样的笑容使她完美无瑕、闪闪发光的牙齿全部露在嘴唇外面——接着她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脸，我还没来得及及反应她就手舞足蹈地跑去上第一节课了。

“爱德华，求你……”我开始乞求了，但是他用一根冰冷的手指压住我的嘴唇。

“我们待会儿再讨论，上课要迟到了。”

我们和往常一样坐在了教室的后面，也没人费心盯着我们俩。（我们现在差不多每节课都在一起——爱德华得到女行政助理们的特别关照帮他做成了这事儿，这简直棒极了！）爱德华和我在一起拍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会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就连迈克·牛顿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忧郁地盯着我了，他的目光曾让我感到有些内疚。相反，现在微笑又出现在他的脸庞上，他似乎已经接受了我们两个人只能成为朋友的事实，这也让我感到很高兴。经过一个夏天，迈克改变了不少——圆圆的脸形已经稍有改变，颧骨更加突出，浅金发换了个新发型，和以前粗硬的长发不一样，现在他的头发更长了，用发胶精心地固定成随意凌乱的造型。要了解这种灵感来自何处并非难事——但是爱德华的外表不是通过模仿就能实现的。

时间在往前推移，我却在想逃离今晚在卡伦家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在我还沉湎于哀悼的情绪时却要举行庆生会，这已经够糟糕的



了。但更糟糕的是这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会收到许多礼物。

引人注意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其他像我一样老惹麻烦、笨手笨脚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没有人想在自己很可能摔倒在地、丢脸万分的时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曾直截了当地要求过——噢，实际上是命令过——今年任何人都不要给我送礼物。看起来查理和蕾妮并不是唯一决心对此熟视无睹的人。

我一直没什么钱，不过这也没让我烦心。蕾妮是靠幼儿园老师的薪水把我养大的，而查理的工作也赚不了太多钱——他是福克斯这个小镇上的警察局局长。我个人唯一的收入，来源于一周三天在当地一家运动品商店打工。在像福克斯这样小的小镇上，我能有份工作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存进了我的微型大学基金。（上大学是我的B计划。我仍然希望实现A计划，但是爱德华对于让我一直当人类的想法坚定不移……）

爱德华很有钱——我甚至不想去想他到底有多少钱。金钱对于爱德华或卡伦家族的其他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认为金钱不过是当你手头拥有无限的光阴，而且有个姊妹具有预测股票市场行情的神秘能力的时候所积累的东西。爱德华似乎并不明白为什么我反对他在我身上花钱——他不理解如果他带我到西雅图一家昂贵的餐厅吃饭，为什么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不允许他给我买一辆时速达到五十五英里的车；更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让他为我付大学学费（他荒谬地热衷于B计划）。在他眼里，我根本没必要自讨苦吃。

但是我怎能让他给我买东西却没法回赠他呢？他，因为某种深不可测的原因，想要和我在一起。基于此种理由之上的任何馈赠，都会让我们的关系愈加失去平衡。

白天仍在继续，爱德华和爱丽丝都没有再提我生日的事情，我开始放松了一点。

我们坐在常坐的座位上吃午饭。

这张餐桌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缓和气氛。我们三个人——爱德华、爱丽丝和我——坐在桌子的最南端。既然那几位还有些令人恐惧



的“高年级学生”（当然是埃美特了）卡伦兄妹们都已经毕业了，爱丽丝和爱德华看起来就没那么令人畏惧了。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坐在这里吃饭。我的其他朋友，迈克和杰西卡（他们俩正处于分手后仍是朋友的尴尬阶段），安吉拉和本（他们的关系经过一个暑期延续了下來），埃里克、康纳、泰勒和劳伦（尽管最后那个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全都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餐桌上似乎有一条隐形的分界线，他们全都坐在另一端。这条隐形的分界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就自行消解了，通常这时候爱德华和爱丽丝都会逃课，这样一来，他们的谈话就会毫不费力地展开，我也会加入进来。

我常常感到这种微妙的放逐感，它令我感到落单，受伤，而爱德华和爱丽丝却没有相同的体会。他们根本没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对卡伦家族的人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往往会因为某种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而感到害怕，我则算个例外。我和爱德华靠得很近的时候会感到无比的舒适。有时候，爱德华还会因此而烦恼。他认为他对我的健康有害——无论何时他发表这样的看法，我都会激烈地反对。

下午过得很快。放学后，爱德华和平常一样送我去取车。但是，这一次，他为我拉开的是副驾车门，爱丽丝这会儿肯定正开着他的车在回家的路上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防备我逃跑了。

我抱起双臂，没有任何避雨的意思：“这是我的生日，难道不应该由我来开车吗？”

“我正假装这不是你的生日呢，这正是你希望的啊。”

“要是这不是我的生日的话，那么我今晚就不必到你们家……”

“好吧。”他关上了副驾车门，从我面前走过打开了驾驶座的车门，“生日快乐。”

“嘘！”我毫无兴趣地嘘了一下，从打开的车门爬进了驾驶座，希望他接受的是另一个提议。

我开车的时候爱德华在拨弄我的收音机，满脸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你的收音机信号太差了。”

我皱了皱眉头。我不喜欢他对我的卡车挑三拣四。这辆卡车棒极